

## 《伴生緣》

雲喬和慧美倩倩的彎著腰撿拾傳單，想像路過的男士們全望向自己。風很大，傳單被吹颳四處，街上人來人往，慌亂之中，他們仍然矜持優雅的低腰、撿拾、整理。優雅是一回事，傳單飛再遠也得奮力追回來，雖然傳單一張不過零點六塊，印製花自己的錢，公司反正每個月給兩千塊雜支費，省下來就是荷包裡的，不追白不追。

兩個人大學時代便相依為命，到現在，不但工作在一起，也住到一起了。

兩人本來不熟，大學混一陣，風評各自都不大好。大二那年，傳播理論課堂上要分組報告。這門課是必修，選上加簽的人加起來總共一百五六十個，十多個人一組、每組半小時，報告下來也要花掉四五週。課程本身倒是不難，點名有到、報告有做，反正上進的學生自會把握。這門課是各傳播學院研究所第一重要必考科目，台上教授化名在研究所補習班開課，兩個月的密集課程要價三萬。

開學第二週，加退選差不多定下，同屆的人不費吹灰之力都找好組別，兩人這邊拉個去年被當掉重修的學長、那裏撿一個外系旁聽的學弟、湊上輔系幾個、班上幾個，還有個四十多歲、每個禮拜請假來聽課的上班族大叔，總算拼出一組。課堂後，助教高聲問說：「還有誰沒找到組別的？請過來這裡登記！」他們看著圍在助教旁顧盼的幾個，暗自慶幸，慶幸完又嘲笑人。

他們自此便碰頭了，幾次對談甚歡，只恨晚相熟。天天膩在一起，有時候隨便拉個什麼人一起吃飯聊天，三人成虎，算是有點聲勢。

他們湊著最喜歡講人是非，遇到有點嬌羞招展的男生就逼人出櫃、選修過課程的教授們從來被批得體無完膚，系上活動從啦啦隊到系排系籃一概被他們蔑視，然而，最常被兩人提及的，仍是同班那群蕩婦。

這些蕩婦多半自極好的高中畢業，高中時就是熱舞社或熱音社的風雲人物，到高三稍微努力一下，進到國立大學的傳播科系，算是給家裡個交代。兩人看他們不順眼，對方有點動作就指點到齜牙裂嘴，說人家現在貪圖享樂，將來必定老大徒傷悲，殊不知，眾人活到了三十出頭的這些年，慧美雲喬在寒風中發傳單，而那批人要不是當上主播、要不是嫁入豪門，約著喝下午茶逛街的時候，從來沒談起班上有這兩號苦角。

雲喬是個過分的瘦子，一雙三角眼時時刻刻掛著黑圈，雙頰凹陷得不可思議，笑起來像拍照時勉強露出缺牙的難民，面無表情時就是個哀怨短命的寡婦。她從小到大努力唸書才考到這裡來的，少女時期，唸書唸到常忘記吃飯、背文章時愛扯頭髮，扯下頭髮時的疼痛讓她產生一種快感，覺得那是自己努力的證明，懸梁刺股差不多也就

是這個意思。到進了大學，她猛然發現自己的髮量稀疏，僅剩的頭髮留長拉過才能勉強蓋住發白的頭皮。她本以為大學能夠好好玩、談場戀愛什麼的，混過一年，才明白自己根本不是玩的料，要玩得花時間花錢，還要有人找；而她沒時間、沒錢、也從來沒人找。

相較起來，慧美的臉色溫潤許多。她的身材很是有料，站在特價花車前看著其他人爭搶小罩杯的內衣時，有種傲視群雌的感覺。她渾身上下都能以圓潤兩字概括，除胸前山壑外，怎麼餓也減不掉的肚子、遺傳自母親的大臀粗腿、以及與父親一般的矮小身材，她因此對父母親頗為怨恨，似乎兩方基因的不良全堆到她身上。然而，捧著自己的大胸時，她卻又不感謝誰了，只把這當做自己應得。

兩人都從沒談過戀愛，從小到大自然是有喜歡的男生，可惜口味過於大眾化，愛慕的要不是白馬王子、要不就是籃球隊隊長一類；身邊也有些還可以的同學，人家或者對他們多講兩句話，似乎開始有點意思，兩人架子端出來，嚇跑別人，才懊悔著覺得可惜。這麼循循環環，處女的矜持是光環也是自卑，兩人卻從來不談，尤其是對彼此，那是佛地魔，是他們與蕩婦的區別。

傳播學院到大三開始選系，兩人共同選了廣電系。

雲喬本來想走新聞業，她國中時期便開始幻想自己能坐上主播台報新聞，閒暇時間與網友粉絲互動，說不定過兩年被相中，半腳踏進演藝圈客串個電影什麼的。「當然，我的主業還是新聞播報，」到時，她會對娛樂線的記者們這麼講，「這只是導演好朋友的邀約，我就想說來增加一下人生的經驗，留個紀念。」

她看不起娛樂線記者，雖然自己是準時盯著娛樂百分百和康熙來了長大的人。

分系初選名單出來的時候，她看了看新聞系和廣告系那邊，突然覺得這兩個系的同學們張牙舞爪，蕩婦群之外，還有幾個從前些微的排擠過自己，一次期中考前，某個人來跟她借筆記，她冷冷的諷刺說：「早八的課，很難起床喔。」

「平常吃香喝辣也沒有約我，貪睡是自己的事，要考試了才來抱大腿，憑什麼？這種人，出社會就知道了。」到真的出了社會，她才明白人脈比讀書重要百倍，職缺機會一個牽一個，每個同學都進到大公司，就是牽不到她。

雲喬思考半天，覺得反正機會是自己找的，不是才聽說科技業近來幾年很愛用文組的畢業生嗎？說文組畢業生更有科技業缺乏的人文情懷，有助於品牌形象。

「都在同一個圈子，」雲喬想，「只要進到電視台工作，要被發掘還不難？國小國中，我哪次朗讀比賽沒得獎？哪個老師不喜歡我？」

也是。老師們喜歡的、朗讀比賽得獎的，往往都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一個。

慧美則篤定的選擇了廣電系，她一早便想進公關業，「我的英文很有優勢，」她說，「我學測考十五級分。英文很重要啊，我大四就要考托福，現在正在問補習班，唉喔，真的很貴耶，八週的課要一萬多，每天都要下山到公館去上課，唉，也沒有比較近的。」

考托福是為了出國唸書，她家裡本沒那個錢供她，自己也還沒優秀到申請獎學金的地步，拿到個九十二分的托福成績，花了一萬多塊，兩年過去，成績過期，她還不時拿出來講。

畢業之後，慧美進入廣告公司，在企劃部當助理，起薪兩萬三，扣掉勞健保、加上出差加班費，林林總總，旺季時一個月可以實領到三萬。慧美是獨生女，爸媽都在親戚開的塑膠射出工廠上班，幫忙製模搬貨，外頭一個賣到七八百塊的航海王埃諷果凍膠套，在工廠裡成本不到十元，一分鐘內就產出好幾個。兩老對於女兒的薪資十分不滿意；大學畢業，還是鼎鼎有名的國立黨校，出來領的錢竟跟鄉下地方違法排放汗水的工廠員工不相上下。

台北租房吃穿都貴，難得回來一趟，慧美便擔著家裡自種的蔬菜瓜果北上。吸食工廠排遺長大的蔬菜瓜果擠在行李箱中，逢年過節收假前，慧美艱難的拎上火車，經過台中到桃園一段時，旅客暴量的擠上來，看似台灣人的，她就露出笑容碎碎唸說：「不好意思啊，我行李比較大。」遇到成群上車的外籍勞工，她眉頭深深皺著，嫌人吵、嫌人香水刺鼻臭。若是年輕白種男人，背包客那種，慧美會主動跟人用英文攀談，問人家哪裡來、來多久了、教人說台灣什麼好吃、哪裡好玩。人家到站前就面命提醒著，下車時扯著嗓子叫說，這裡有人要過、大家幫幫忙；站在車上往窗外看，外國人對她搖搖手，她微感悵然，心想，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。

慧美在企劃部待了兩年，月薪穩定上升到每月實領三萬五，有天，她陡然覺得這樣日日看廠商臉色、跑場辦活動時天荒地老加班的日子實在沒什麼前途。大學畢業以來，她每天練聽英文，早起一小時的 ICRT 跟晚間的康熙來了同是必須的功課，但走到工作場合上，臉拉得夠低，幫忙訂便當跑腿買煙，請謝謝對不起都夠了，英文從來就只是拿來聽懂明日早上的 ICRT。

年紀也有點，二十四歲要過到二十五歲，二十五歲的女人，在她看來，感情空著的，要不是開始凋零、要不就是開出點韻味。她深信自己絕對是非常有韻味的，憑自己出眾的英文能力和韻味，被困在這小小的公司裡做這些瑣碎的工作，可惜了。

慧美因此決斷的辭職，去澳洲放逐一趟。父母親碎唸過幾回，她以青少年式的賭氣與消失回應；雙親別無他法，氣完還是擔心，臨出國前分別瞞著老伴匯幾萬塊給她。就這麼一個女兒，這些早晚是她的。

人家去澳洲是打工遊學，慧美仗著自己工作過兩年，存款有底，先找間語言學校待著，騎驢找馬的心態。哪知道澳洲的花費竟是那麼高，一瓶汽水台幣八十多塊，三餐煮下來也要好幾百，住宿那更是貴得不像話，她問了間三人共用廚房客廳的獨立套房，每月的房租要高過她在台灣的薪水。再加上語言學校的費用，本來是去上學，沒兩個月，休學辦完，拿回不到三分之一的學費，認份的開始找工作。

去的時候打工遊學熱剛上來，慧美很快進到一間中式餐館當服務生，負責帶位、點菜和端盤子。放眼望去，只要被稱作年輕人的都比她年輕，不是年輕人的都資深她許多。她覺得自己來得晚，悔悔恨恨，怎麼過去的大好時光全浪費在無用的大學課程上？

去到半年，總算交個男友，也是台灣人，也去打工度假的，在屠宰工廠分裝內臟，年紀輕輕，全身毛卻一頭禿、每日回來一身腥。初嚐禁果有點失望，不過也算上一筆，接下來就是結婚生子生病死亡之類，再往上爬、再往下墜，人生大事莫過於此。一年後她先回台灣，遠距離視訊沒兩個月就分手，男方另結新歡。青春正盛精蟲衝腦，人不在、人情自然難在。

分手兩個禮拜內，慧美待在房裡哭哭醒醒，不吃不喝演給自己看。兩老在外頭懇求慰問，她換過一種口氣，惡狠狠的嫌煩；到臉書上，她一逕狂轉失戀文、勵志文晒心碎洗版，每日十數則，按讚一兩個。

有天半夜，她看完一篇女人要有錢、單身也幸福的網路文章，彷彿清醒過來，明白這場失貞的初戀從頭到尾都只是自我證明的形式主義，隔日一早她在臉書發了篇千字長文，昭告天下力圖振作，同時聯絡雲喬，表明要一同租屋。「記得我們的約定嗎？」慧美寫信給雲喬說，「有機會一定要再當室友。現在，我要回台北了。」

一個月後，慧美北上定居、回到原本的公司上班，做回同一份工作，再半年，更把雲喬也引介到自己公司去。出國一趟，慧美不論在薪水、見識、職位、脾氣或人脈上，都半點長進也沒有，不過就是老了年歲，多點她半杜撰的外國奇遇故事講給不耐的人聽而已。

雲喬一直進不了電視台，幾年間在各大影視製作公司流轉，靠著政府補助的企劃案領人事費。監製們拿著藝術創作者的帽子扣在員工頭上，給出的薪水極低。她一下要打企劃、一下要送件、一下要忙拍片、一下要當導演或藝人助理，包山包海，窮

困時連健保費都繳不出來。有次，她幫一位導演拍戲，導演請來大學同班蕩婦群中的一人客串。那個蕩婦在當主播，又拍到電影，那天太陽熱辣辣的，雲喬舉著板子站整個下午，悶得要暈過去還堅持戴著口罩。自己從小的願望被別人輕而易舉的實現，昔日同窗近在咫尺，看到的風景卻是截然不同的。

這天傍晚，慧美雲喬回到攤位內，數著今日掙得的問卷數。他們正幫一間網路婚配公司推廣平台，看到貌似適婚年齡的男女，就衝上去塞傳單、逼人留資料。兩人已經慣於失敗，在厭惡的嘖聲中，兩人模範生般的自尊越來越低，低到終於遇見有認識的人，那人關心起，好心填寫問卷，要他們加油，說改天約吃飯，他們笑笑的，心中顫抖著。

這平台是絕對不可能成功，他們都想。加入要繳月費，繳月費廣告還一堆，現在免費 App 這麼多，臉書社團加一加，明星都認識得到，交網友哪還需要繳錢？

「我這裡有七十六份，」慧美說，「扣掉看起來是假資料的，還有勾已婚的，剩下大概一半吧！」

「我拿到六十五份，」雲喬說，「能用的應該有四十多。」

天氣漸暗，捷運轟隆隆進站出站的聲音在耳邊響整天，車廂關門前逼人的刺耳笛聲唧唧作響，成了兩人繞樑三日揮之不去的洗腦歌。他們把問卷分類完塞入紙箱，無用的那疊佔去最多空間，兩人都想著，一下午的時光就耗在這些空白上。

問卷在紙箱裡躺著，這個時間，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下班了，然而公司恩准他們不用回去打卡刷退已經是讓步，亂糟糟的帳棚、桌椅、人形立板，怎麼能就這麼丟著？

下雨了。

「今年也真是奇怪，」慧美說，「才九月，天氣怎麼那麼冷？風好大喔！中秋節都還沒過耶。」

「應該是因為颱風要來吧！」雲喬回答，「今天早上我看新聞說的，好像明天有可能碰到台灣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我每天都有看新聞，我知道。」雲喬受不了別人的質疑，說起話來語氣有點不客氣。

「我知道你有看，我房間聽得到你在看電視。」慧美說。

「我也知道你每天早上有聽 ICRT，你開得很大聲，我房間都聽得到。」雲喬回道。

慧美不再多說什麼，兩人悶悶的各做各事，東西收完，該要去跟旁邊大樓借推車，不然等一下讓貨車司機等，又要挨罵。兩人你等我、我等你的，颱風來襲前的外圍環流呼呼吹風，薄牆噪音引發的紛爭在兩人之間僵持不下，雲喬怒火中燒，她已經忍好久—她甚至不記得多久了，慧美的挑釁與肥胖一般無所不在。

「你要不要去借推車？」雲喬終於開口，「剛剛來的時候是我借的，不然換你去，司機大哥應該快到了。」

「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借？」慧美淡淡的問。

「就前面那棟大樓，勤僕天地。我剛剛有跟警衛說，回去的時候還要跟他再借一次。」

「那你剛剛幹嘛把推車還他？我們就用一個下午而已，收完再還回去就好，又不是借兩三天，這裡空間那麼大！」

「我把推車還回去是因為你說『要不然你先去還推車，我先開始發問卷好了。』所以我就拿去還，記得嗎？」雲喬幾乎忍無可忍，「現在可不可以麻煩你去借，我剛來的時候已經去過，換你了！」

雲喬說完，回過頭去盯著慧美，一邊想，死胖子，難怪！

肥胖的慧美一向不好動，什麼都要雲喬去做，發號施令時乾乾脆脆的，明明都團體邊緣人，慧美硬讓自己高出一截身分，是有雲喬這個婢女瞻前顧後服侍的大小姐。

第一天進公司，有個員工曖昧的提醒雲喬要與慧美保持點距離，雲喬當時卻馬上把話傳到慧美耳中，兩人在公司中自成一格的興風作浪，彷彿大學時期一樣。

雲喬至此刻悔不當初，早知道趁機與她切割。

慧美心中飛快轉著，當初自己瀟灑張揚的辭職去澳洲，卻落到不得不吃回頭草的地步，雲喬大概也有聽說自己一些什麼。雲喬剛進來，還是有人在拉攏，如果不趁機把握，多年交情說不定這場颱風吹吹便沒有了。

「好啊，那東西請你先顧著。」慧美陡然換一種語調，「天氣那麼冷，我順便去買咖啡好了，現在第二杯半價，你也是一樣中熱拿嗎？」

雲喬一怔，竟不知如何回應。只看見慧美揚起肥胖粗短的雙腿，快步往後頭的大樓走去；大樓自動把慧美吃進去，灰陰的夜色隨風而至，雲喬呆呆站著，心想：居然贏了。

雲喬上次這麼威風，還是國小的時候，那時她當班長，在福利社大排長龍的隊伍中，命令一個男生讓出位子，讓自己能打鐘前回教室。可憐的男孩子終於進門時，老師還沒說話，她就舉手說：「老師，石全明去福利社遲到！」

石全明是幫別人跑腿的，他家裡經濟狀況差，這樣多少能搜到一點碎錢。老師沒說什麼，只叫滿手東西的石全明趕快回座位坐下。為這件事，雲喬整天都氣鼓鼓的，凹陷的雙頰氣到發紅得發燙，整個人看起來容光煥發，氣色比平時好上許多。

雲喬常常懷念起從前那段時光：從前的自己是受老師喜愛、讓同儕又忌又恨，她擁有眾人的注目、擁有特權，午休時間她可以到教師辦公室找老師練習朗讀，不用像其他人一樣留在教室打掃或睡覺；每學期她有兩次可以到校外參加區內賽與市賽，到國三那次，她甚至拿了市賽第二名，上台北打全國朗讀大賽！

她每個字都查字典、沒日沒夜的練習，比賽前兩個禮拜，體育音樂美術課都不去，只反覆唸誦著大會指定的四十篇稿子，唸到都能倒背如流，參賽前自信滿滿。

賽前一天，雲喬患上重感冒；隔日國文老師帶著她北上，搭火車轉捷運，總共花三個多小時，她咳得如此厲害、如此戲劇化，咳到都彷彿隨時要捧腹嘔血。她本是想藉著咳嗽讓老師知道自己身不由己、別責怪自己臨陣失蹄；老師一看她那樣子，知道不可能得獎，藉口怕被傳染，展現出冷淡。幾個月午休時間、放學後留下的密集訓練，師生白忙一場。

踏入國父紀念館會場時，雲喬邊咳邊讚嘆著，哇！那個場地真大啊！講台和觀眾席都鋪上灰藍色的地毯，現場座位五百多個，參賽者站在一百三十五度扇形臺上往觀眾席看，扇形的座位上滿滿的人，好幾台攝影機架著。

她站上台開口，濃濃的鼻音卡著濃濃的痰，沒兩句就開始咳。敬禮時，台下掌聲稀稀落落，幾個參賽者因她無法控制的破音笑出聲來。

那天後她請了三日假，病養好回到學校，連導師都沒來關心她怎麼了。剩半年畢業，不愛念書的成群結隊玩樂；拚考試的成群結隊念書，反正她都是被排拒在外的。

雲喬升上高中後，第一學期朗讀比賽校內初選，國文老師直接指定自己的姪女參加，當那個女生發著怪腔怪調在課堂上連篇誤讀《出師表》時，雲喬終於知道，長大的世界是充滿不公不義，而她自己只是萬萬千千身陷不義的人之一。

可雲喬不是會放棄希望的那種人，過往的光榮給她強大的信念，再克難的時候，她仍深信自己註定會出頭。「大家等著看吧！」她總是這麼想，「你們這些人，到時候不要來黏著我，當我出名的時候，你們只能在電視機前說：這個主播，當初我們同班過。」

一直到今天，雲喬站在大風中，看到慧美一手拉著推車、一手捧著兩杯咖啡，艱難的往帳棚走來，她心中仍希望不滅。

雲喬笑笑的迎上前去，卑微的道謝接下，問慧美說要給她多少錢。慧美揮揮手，爽快的說不用了，這一瞬，兩人又回到小姐與婢女的地位。

回家之前，慧美說想去喝一杯，雲喬實在累了，繃著臉答應。慧美似乎聽出雲喬話有玄機，轉頭一看，雲喬瞪著自己，臉色刻薄得讓人吃驚。慧美嚇了一跳，又說：「不然回去好了，我高跟鞋站整天，腳有點痛。而且颱風要來，感覺滿恐怖的。」雲喬「嗯。」一聲，低下頭去。慧美走在前面，心想著，多年來，自己隨口提議過的事情，有多少是雲喬口中答應了，表情卻是這樣毒恨的？

昨日的晚餐呢？前天請她順道買回的文具呢？上個月邀她去看的那場電影呢？當年請她幫忙寄到澳洲的泡麵呢？明明猜到她想當主播（卻從來沒有說出口）仍煽動她選擇的廣電系呢？這些時候，雲喬也是用這種表情答應、照做、然後詛咒般的狠狠在背後瞪視自己嗎？

兩人走進公寓的時候，慧美無意識的「碰！」一聲重重扣上大門，平時雲喬會說她兩句的，這次也沉默不語。

雲喬連澡都沒洗就進房睡了，慧美躺在客廳舊沙發上邊滑臉書看些無關緊要的文章，肚子咕嚕咕嚕叫起來，還沒吃晚餐呢！真餓。慧美本想叫雲喬問，側耳聽見雲喬房中死氣沉沉，打開冰箱全空的，正想獨自起身外出覓食時，又想，雲喬等會兒起床，哪怕只是聞到房中殘餘的肉菜香、見到垃圾桶裡的便當盒，不知話中又會夾帶多少芒刺？

「如果還在澳洲的話.....。」慧美又不禁想像，似乎此刻若在澳洲，便不用處理這種枝微末節的鳥事。然而，慧美當初在那裡也過得糟、戀情談得半調子、更不用說結交到什麼知心朋友，不過當時心境不同，反正身在異鄉，對不順眼的人事物也都

「大不了再也不見」如此這般，姿態頗為孤傲；如今撤退回台，疆土只剩一小塊、盟軍也只有雲喬一人，不能這樣了。

又或者幫雲喬買一份？慧美對雲喬的口味瞭若指掌，雲喬外食幾乎只光顧巷口那家麵攤，點餐就是小乾拌麵加蛋，叫的滷菜也都固定。雲喬多年來在工作上流離、以致於生活上極度追求固定感，就連網購取貨的超商都只僅此一家，明明公司附近超商林立，上班時偷溜下樓幾分鐘就能提早拿到的貨品，雲喬卻莫名堅持只在住處旁的超商取貨，兩人合購什麼時，若是雲喬代訂的，總晚別人半天到手。

慧美打定主意出門往麵攤去。麵攤老闆娘一見她，忙亂亂的問：「小餛飩麵細麵？」慧美尚未回答，老闆娘已經把一團細麵丟到滾沸的湯鍋裡煮，轉身往冰庫拿餛飩。慧美看著老闆娘才收錢找錢的雙手往麵裡抓，微覺火光。自己累了一天，在冷冽的夜裡忍著雨出門就餐，還沒開口，要吃什麼別人都決定好了。

「一樣切兩片海帶三個豆干加燙青菜？那你朋友呢？等一下來？還是今天帶走？」老闆娘又問，邊問，摸完細麵和餛飩的雙手伸到桌上玻璃廂裡，拿起海帶豆干切細、擺盤、澆上醬油灑上蔥花。

慧美不發一語轉身走掉時，老闆娘還笑嘻嘻的說，來拿的時候再給錢就好。到下次，當慧美雲喬又一起到這麵攤吃飯，老闆娘換一副臉色，慢條斯理的讓兩人等，慧美開口說：「一樣！」的時候，老闆娘問：「一樣什麼？」暗中想：一樣不來拿嗎？

慧美最後到便利商店胡亂買個微波義大利麵，在店裡便吃飽，回住處時聽見屋裡傳來電視聲音，雲喬已經醒過來，慧美則雙手空空，想半天，賭雲喬不會起床，這麼小的事都賭不對，自己這些年來真是不順利到家。

雲喬死死的盯著電視螢幕看，慧美剛出門時又甩門，她因此被驚醒。慧美甩門這壞習慣從兩人同住之初就有，雲喬每過一陣就提，提數十次，慧美依然如故。雲喬甚至想，慧美會不會其實是故意的？兩人難免有些口角時，慧美甩門大聲到整棟樓都聽得到，雲喬心中有氣，便會偷偷潛入慧美的房間，拿走些髮夾、襪子、眉筆之類的小東西作為報復。慧美有時談起自己掉東西，雲喬推說不知邊覺得良心不安，乘空又放回原位。

播報著新聞的蕩婦同學滿臉憔悴，這期數字週刊拍到蕩婦與有婦之夫幽會，正在峰頭上。指責多年的蕩婦總算得到大眾認可，兩人都有種沉冤得雪的痛快。

蕩婦主播正殷切提醒颱風將至、北市居民需慎防災禍，半晌，慧美意味深長的問：「現在雨還小，我們去買點東西好了，明天說不定會放颱風假。」

雲喬坐著不動，突然一陣情緒上來，有點想哭。自己說不定一輩子就這樣了，得和慧美相互守著，在他人面前演手帕交，回到住處鬥角。平輩堂表弟妹們，早婚的小孩都已經念到幼稚園大班，自己卻仍這般耗著，看著奢望卻從不敢說出口的美夢越飛越遠，遠成慧美轉過身時背著她的蔑笑。

成名要趁早，自己是晚了，也還沒成名。

當晚，兩人各自回房以後，外頭風呼呼吹起，窗框被強風震得吭啞作響，兩人都睡得不大好，半夜時，慧美滑手機看到隔天停班停課的消息，明明意料之中，仍佯作驚喜的在臉書上 po 了一行「感謝台北市政府！賺到一天假。」沒幾秒，雲喬按了個讚，同事在他處看到，嘖嘖稱奇，想不透這兩人到底看到彼此有哪裡好，怎麼忍受得了？

日子流水一樣過去，蕩婦主播消聲匿跡再重出江湖，事業竟攀高峰，乾脆辭去新聞工作，專心主持跑通告，當起全職藝人來；慧美雲喬仍同住著，有時，慧美說起自己計畫到國外拿碩士學位，這次是美國、下次是加拿大、有時還說到歐洲去，雲喬順她的話厭厭的應付的央求說：「那你要記得寫明信片給我喔。你上次去澳洲，都沒有寫給我。」

慧美隨口允諾，答應時心中滿滿不耐煩，藉口買個什麼，起身出門了。